

卧龙晏起(中篇小说)

□曾玉仿

(一)

晨光曦微中，雄鸡打鸣，鸟声四起，山村在薄雾中醒来。

中秋将至，晨风掠过，稍有微凉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柴门开处，走出肩挑水桶手提衣篮的伍婶，赤足走在石阶小路上。

来到小溪边，伍婶先舀起两桶清水，然后蹲在潭边浣衣。水中倒影里，出现了单梅的身影。

“伍婶更早。”

“你也早呀。”

“莫讲，一夜没睡。”伍婶呵欠连天。

“昨晚你两公婆作戏，搞到天光？”

“哪像你，俩佬更好！”

“丑死，你以为还后生哩。”两个女人嘻笑着，忙着手里的活计。

“哎，跟你家仟妹做个介绍好不好？”

“嗨，你做媒人婆信不过，没介绍过这家人家。”

“这回是真的啊。”

“哪里人？什么人家？”

“附城人家。地方环境好，又近在县城。”

“太远喽。地方环境再好又怎么样，也不知道她肯不肯去那地方。”

“你先问问她呗。”

“男方有工作吗？有文凭没？大学不敢想，中专起码要有哇。”

“当兵回来的。”

“家庭条件怎么样？”

“有几间砖瓦房。家境一般，过得去。”

“两间砖头屋就不值钱喽。总要有钱才行，没文化又有家底，想娶老婆，难。”

“哎，要求不要太高嘛，总有中意的地方。”

“老实讲，想娶我家仟妹呀，没有三千五千的聘礼，就不要来了。”

“你家仟妹是什么人，谁不知道哇。”

“这个谁都知道，全村人都知道。”一个年轻人的声音说道，“等我有了钱，我也上门提亲去！做伍婶的上门女婿都行！”

“邬树龙！你说什么呢？”伍婶吼了起来，顺手抓了把泥沙掷过去。

邬树龙嘿嘿一笑，做了个鬼脸，一溜烟跑了。他肩扛着空柴担、锄头，手拿砍刀，哐当哐当朝着深山里去了。

清晨的山坳上，有一个女孩在喊：“龙哥，快点，等你呢！”

“你怎么这么早？”

“我去上山刈绿箕呀。”

邬树龙果然看到，黄玫瑰肩扛着一条两头尖尖的竹担竿，担竿的一头绑着两条草绳还有两圈竹篾，手里拿着一把镰刀，正在山坳路口等他呢。

身材敦实的黄玫瑰，脚上穿着一双旧布鞋，肩挎着一顶竹斗笠。一头短发，白白净净的田字脸，一笑便露出那洁白整齐的牙齿，碎花白底的确良布衫，饱满的胸脯，却掩不住青春女性的活力。

“给你的。”黄玫瑰递过来一个用油纸包着的糯米糕，“昨夜蒸的，我妈叫我带给你的。”邬树龙接过来说了声“多谢”，便径自折向山坳背面。

太阳爬上山坳时，家家户户烟囱的炊烟已停，正是乡下人吃早饭的时候，伍仟妹挑着一担青嫩水灵的豆角，回来了。

仟妹撸起袖子，挽起裤腿，走路边风，花花点点的泥巴和着豆大的汗珠从姣好的脸颊上流下来，湿透了衣背、前胸。

“相亲相亲，还去个鬼呀！”仟妹将手上的菜刀一丢，躲进房间去了。

“仟妹，摘了那么多豆角回来呀。就等你吃饭了，快去把衣服换了吧。”伍婶双手抻着围裙，从厨房出来。

“妈，这豆角吃不了那么多，趁着天气好，晒豆角干吧。”

“好的，我来弄吧。单梅婶娘约好了今天带你去相亲哩。”

“又去相亲，去哪里相亲啊？”

“哎，你先吃饭吃饭。”

“嗯。”

伍仟妹进房间换了件衣服出来，便吃饭了。农家的饭菜是简朴的，一碗青菜，两碗白饭，外加一条咸鱼、一碟酸菜，足够了。饭罢，仟妹便去厨房洗碗。

这时，忽听得门外一阵急促的狗吠。有个焦急的声音在恐惧地呼叫：“狗，狗，狗！伍婶娘，管管你家的狗啊！”

听到声音，伍婶探出门外一看，只见她家那条大黄狗正在与邬树龙对峙着，不让他过来。当邬树龙对狗吓唬一阵后，企图强行跨进伍婶家的门坎时，大黄狗却从后面追了上来，死死咬住他的裤腿不放，逼使邬树龙停了下来，不敢挪动半步。伍婶喝退大黄狗后，一阵哈哈大笑：“邬树龙，你走错门了吧？一大早来我家做什么？”

“来你家过中秋节呀！”待大黄狗退下，脱离了危险的邬树龙，卸下了一身尴尬，一脚踏进了伍家的大门。随手将带来的中秋月饼等礼品放在客厅的八仙桌上，“看来，连你家的狗都不欢迎我啊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过家就是客，哪有不欢迎的。何况你又不是外人，也不是没来过我家，饭都给你吃过不知多少回咯。”说话间，伍婶为邬树龙端上了一杯茶水，“这大过节的，特地上我家来，肯定是有什么事吧？”

此时，邬树龙心静气神了许多，坐在客厅上首，慢慢地从腋下拿出来一个用大红纸包着的大红包，双手捧上给伍婶：“我是来求婚的，这是五千元聘金，我要娶仟妹做老婆！”

“天！你是发神经吧。天下间那么多女仔你不追，偏就看中我仟妹，这不是出你伍婶的丑嘛！”

“仟妹，我是认真的。自家人好商量，别人家不行。”

面对着邬树龙出人意料的举动，伍仟妹面露难色，一时怔怔的，不知说什么好。虽说她贪钱，想抬高身价让女儿嫁个有钱人家，但没想到这邬树龙却给她来了个这样的玩笑，真是一个极大的讽刺！让她非常尴尬。

正当伍婶为难之际，伍仟妹拎着一把菜刀从厨房里冲了出来，满脸怒色：“邬树龙！你也不对着臭水沟照样子，你配吗？”顺手抄起邬树龙送来的那包钱，往门外一扔，那钱便被扔在了门口的臭水沟里，“滚！我不想见到你！”手里那把晃动的菜刀，一闪一闪闪着寒光。吓得邬树龙一阵寒噤，赶紧拔腿就跑。早知道伍仟妹好难搞，但

不知道这么难惹，这回，邬树龙着实领教了。

邬树龙刚走开，伍婶便怯怯地问：“仟妹呀，单梅婶娘约好去相亲的事，还去不去呀？”

“相亲相亲，还去个鬼呀！”仟妹将手上的菜刀一丢，躲进房间去了。

这时，伍婶忙去门外，弯腰从臭水沟里将那包钱捡了起来，喃喃着说：“哎，这事让邬树龙闹成这样，前世造的孽哟！”

这邬树龙父母早逝，打从十多岁起便单身一人，吃的是百家饭，穿的是百家衣，向来靠政府的救济过生活，村里免费供他上学，读完初中便辍学回家务农，是村中人尽皆知的“穷骨头”。早已有人打赌，假如邬树龙娶上了老婆，愿给他提三年鞋。

这几年，他凭一个远房亲戚介绍，竟然跟县里一个什么根雕工艺厂订下合同，包揽下一桩挖树头、树根的差事。说来奇怪，这工艺厂不要别的什么东西，单要找些造型奇妙的树头树根，越是稀奇古怪的越有用，只要你挖到一盘怪样的树根，无论大小轻重，工艺厂的师傅便可以根据各种造型模样，雕刻成或龙飞凤舞或仙鹤展翅一类精致的工艺品，然后运往广州或是出口供洋人欣赏。邬树龙生就一股蛮劲，终日往深山里钻，专挖一些奇形怪状的树桩，每天弄几个树头树根交到工艺厂，就可以换几十元的票子，着实划算。村中有人粗略估算了一下，邬树龙一年至少可收入一万五千元。而且不用花本钱，更不用担心有什么风险。这在粤北山区农村来说，那是了不起的事情。

但是，细细想来并不奇怪，自改革开放以后，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广大城乡发生了多少新鲜的事物，有多少穷乡偏壤成了万元户村、电视机村；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了致富能人？当然，对于邬树龙的迅速致富，村中也有人红了眼，但有什么办法？那个工艺厂的人硬说，只认邬树龙的树根，其他人的一概不要。

邬树龙发了财，想法也就多了起来，竟然也想到要娶一个老婆来。

这时候的邬树龙本来非常羡慕朱欢喜。朱欢喜是工艺厂的收货员兼出纳员，很有风韵的一个女人。因为他俩经常打交道，比较熟悉了。每每交完货之后，朱欢喜便带邬树龙去家里喝茶，她的住所也在收购站的旁边。有时候，邬树龙也会为朱欢喜带些青菜鸡蛋之类的食物。邬树龙非常渴望得到女人的爱，一个单身汉又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，怎会不春心萌动呢？有时候在朱欢喜的洗手间里看到女人的内衣用品时，他会情不自禁地捧起女性胸罩捂在鼻尖上吸上几口气味，神情陶醉……而朱欢喜是个有夫之妇，好似也觉察到了什么，便开始慢慢疏远着邬树龙，不再那么热情了。

黄玫瑰看到邬树龙经常去朱欢喜那里喝茶，便嘲笑她：“龙哥，想追女仔呀！看来狗想猪肝骨，不现实啊。”邬树龙脸上红红的，说：“不关你事，莫管那么多。”“你呀！有人管也不行的。”

此时的邬树龙虽然有美好的

幻想，但也有自知之明，经黄玫瑰这么一说，也觉得他与朱欢喜铁定是无缘了。又想到，像他这样一个靠救济长大的穷光蛋，一个年届三十的单身汉，如今居然也富了，竟然也要去讨老婆，这不是破天荒的事吗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。

但他又心有不甘，从此暗自发誓，他不但要娶老婆，而且还要娶一个无人敢娶的女人！这个女人就是村中的“天价姑娘”伍仟妹！

你看，这一大早，他穿得斯斯文文，胡子刮得光光的，然后，将五千元钱用大红纸包了个大红包，掖在腋下，便直奔伍婶家。若是两厢情愿也无可非议，偏偏是邬树龙横竖不知好歹，未曾想竟然捅了鸿蜂窝！此时的邬树龙，天鹅肉没吃着，反倒被姑娘家臭骂了一顿！回到家后，饭也不吃、水也不喝，便一头倒在床上唉声叹气。想想他奔波了半辈子，挣扎了半辈子，好不容易在将近而立之年有了钱，可以成家立业了，却娶不到老婆。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可是钱也不是万能的哩。在苦苦的冥想中，他心里好痛苦啊！就这样，蒙头睡了过去。

这伍仟妹，已是二十五岁的人了。初中毕业之后，一直在家中的责任田里做“泥水工”。她不高不矮的身材，胸部丰满，黄蜂细腰，走起路来体态轻盈，细柳摇风。更引人注目的是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弯弯的柳叶眉，白嫩的鹅蛋脸，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真好看。姑娘不仅人才出众，而且心也灵、手也巧。那一年早造，全村家家户户的禾苗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稻瘟病，唯有她家责任田的禾苗长得特别好，谷串饱满壮实，硬是拿下了亩产千斤的好收成。

连村中最有耕田经验的松叔公都伸出大拇指夸奖说：“仟妹有能耐，谁能娶到她，那是三世有福。”

一天，已落选村支部书记多年的邬荣昌，当着伍婶的面说：“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叫仟妹嫁给我家阿苟也行啊。”伍婶说：“阿苟也曾向仟妹求过婚，可仟妹看不上阿苟，有什么办法？”此时，仟妹正好挑着粪桶出门，听到他们两人说话，便话里有话说了句：“哪里来的阿猫阿狗，那么臭！”弄得邬荣昌一脸的不高兴。待仟妹走远，邬荣昌冷冷地说了句：“俗话说，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千日好，你受苦的日子还未到哩。”说罢，便无可奈何地走开了。伍婶本来想说，你家阿苟不配呀，但话到嘴边还是没有说出来。

伍姑娘在选择对象的问题上，条件苛刻，要求特高。千挑万拣，百挑不中，慕名而来的求婚者，一个接着一个，犹如过眼烟云；但她眼下仍未能找到如意郎君。加上她母亲一向视她为掌上明珠，总喜欢在人前称赞道：“我家仟妹呀，没有三千五千元聘礼，是休谈得的。”久而久之，仟妹便成了无人问津的“天价姑娘”了。这几年，靠“皮包公司”发了点“露水财”而找上门来高攀的“富翁”倒有几个，但都经不住仟妹的几番严格考核，一个个高兴而来败兴而去。

岁月易逝，青春短暂。渐渐地，无情的五线谱已开始悄悄地爬上了“天价姑娘”的脸上，伍仟妹心里也开始忧心忡忡地慌乱起来。

没想到，邬树龙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光棍，竟郑重其事地向她求婚！要出高价钱娶她！这使伍仟妹震惊了，她觉得受到了极大的污辱。邬树龙被她赶跑后，她躲进房间大哭了一场，哭喊着：“我要的是人，不是钱啊！”

待她哭闹完了，安静下来后，伍婶想起来前几天应承了单梅的事，便赶快去单梅家，将相亲的事辞了。

过了大半天，待她返回家中，却不见了仟妹的人影。心里一惊，忙乱中，她跑到门外，见人便问：“看到我家仟妹了吗？”刚好碰到放牛回来的松叔公，他说：“刚才远远看到有个人往东江河那边去了，有点像仟妹。眼花，没看清楚是谁。她怎么啦？”“糟糕，要出大事！”伍婶急奔江边。

东江河，江面平静，水静静地在流淌。在河边，却发现了一双被丢弃的白色塑胶凉鞋，一只还脱了鞋跟。伍婶认出来了，那正是仟妹早上穿着的那双鞋。伍婶心里一沉，“仟妹跳河了！”

洪灾刚过，江河水流湍急，尸体一时是找不到的了。伍婶回到家后，撬开了女儿生前用过的梳妆台，在抽屉里发现一张伍仟妹写的字条：“邬树龙，不要脸！你今天好歹毒呀，我以后不是要被人耻笑了吗？”伍仟妹的母亲当即把这条子交到了派出所。

下午三时左右，派出所来了一胖一瘦两个人，不由分说把邬树龙抓走了，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，便被懵懵懂懂地关进了拘留所。

看守所里，只见邬树龙蹲在墙角一声不吭，两眼闪着怒火，看来是有不白之冤呀！……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竟然弄巧成拙了，还惹上大事了！伍仟妹竟然因为他去上门求婚而跳河自杀！他不知道事情会出现这样的结局。而他，却成了一个杀人犯了！他恐慌，他恐惧！这世界，太可怕了，他不知道，等待他的，会有怎么样的惩罚！他语无伦次地说：“我有罪！我有罪呀！”

第二天上午，当派出所那位胡子拉碴的胖所长打算提审邬树龙的时候，门外却走来一个面带病容的青年女子要求探望邬树龙，问她是哪里人，又是他什么人时，她只说见了就知道。许是他家中什么人吧？无奈，只得叫她在会客室待着，再把邬树龙带出来。

“邬树龙出来！你亲属要见你！”

“我一个单身汉，哪来亲属？不见不见！”

“不见也得见，出来！”邬树龙只好迈着沉重的双腿，擦拭着呆滞的双眼出来了，抬头一看，不由两眼发直，死死地看那女子。

“你？”

“我，我来看你。”她喃喃地说。

“你、你、你、你、你……”邬树龙惊恐着往后退，狂呼着：“你是人哪，还是鬼呀？”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拘留室。

派出所的人被弄得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这个姑娘的到来，却使邬树龙魂不附体似的？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

“这不能怪他。”年轻女子说，

“全是我把他吓的。”说着“哇”的一声，低下头，双手遮脸泪水长流。这年轻女子是谁呢？原来她是伍仟妹。

她不是跳河自尽了吗？难道没有淹死？原来是，她命不该死。

当她从昏迷中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，医生告诉她，是一位好心的放鸭人发现了她，并把她救起，然后拦住一辆拖拉机把她送到医院。今天一早她觉得舒服多了，便步行出院。路上，听说由于她的投河，特别是她写下的那一张纸条，连累了一个“万元户”进了冤狱；她猜想，一定是邬树龙了，也许只有我才能解救他，为他洗清不白之冤了。于是，便径直朝派出所走来。

不料，刚才，邬树龙把她当成鬼了，吓得屁滚尿流。

当邬树龙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时，心里突然涌出一股苦楚，想不到上天竟然在眷顾着他哩，原来伍仟妹没有死，她死而复生却惦记着他，晓得来派出所解救他。说明她心里头还是有他，她一定会原谅他的唐突求婚。上天不负有心人哪！

从派出所出来，邬树龙看到伍仟妹赤着双脚，便拉着她去商店买了双塑料凉鞋。

伍仟妹这才想起来，昨天她投河自尽之后，凉鞋是没有了。身上的衣服倒是在被救起送往医院后，换了身不知道是谁的衣服。也许是哪位好心的护士的吧。

看看天已过正午，俩人便去“夜天”餐厅吃了顿午餐。然后，一前一后从圩镇上出来，拐入乡道，便躲进了分水坳上那座茶亭。此时偏偏又下起了雨，雨不大，但一时半会也不会晴。于是，两人便坐在一起，东一句西一句地聊起来。

</